

# 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說完聲音漸漸遠去。耿不取大是著急，對著那面牆衝了過去，口中大叫道：「劉素客！你等一下……」

說也奇怪，那面牆在他衝到臨近時，牆上自動地開了一個缺口，耿不取連忙從缺口中跨了出去。

金蒲孤也想跟蹤而出，暗中湧來一股動力，將他的身形推後了兩步，缺口復合，仍是一面完整的粉牆！

然而耿不取的身形已經不見了。

金蒲孤大驚，急聲高叫道：「老耿！老耿……」

第四面粉牆上現出一個人影，乃是那畫中文士的打扮，金蒲孤知道這人就是劉素客，也知道先前那兩幅畫中之人都是他，那些圖畫都是虛影，根本就是劉素客在現身說法，祇是不知道他用什麼方法把影子投射在牆上。

因此他對那人揮拳怒吼道：「劉素客！你把老耿弄到那裡去了？」

畫中人淡淡一笑道：「你放心！耿老的罵人中頗有些發人深省的警語，我要好好跟他談談，你需要在此一人靜靜地用功，我不能讓他在這兒擾亂你，再見！年青的天才，兩年光陰彈指即逝！你不可虛擲了歲月，求學進取乘少年，到了我們這把年紀，腦子就不太管用

了！」

語聲與人影俱寂，金蒲孤知道他是真正的走遠了，呆呆地站在屋中間，他不想白耗體力去找出路！

雖然前後都有門，劉素客說得那麼有把握，就不會輕易地放他出去，可是真的要在這兒困守兩年嗎？

金蒲孤長歎一聲，心中湧起了一種從所未有的焦急！

兩年的時間並不長，可是常日因此斗室日子不太好過了，尤其是師父天山逸叟和耿不取都落在劉素客的手中。

劉素客會對他們怎樣呢？還有很多的武林知名之士也都被困在此地，兩年後，天下又將是怎麼的一個局面呢？

焦急儘管焦急，表面上卻裝若無其事的模樣，在屋中四下打量一番，隨即坐在一張白楊木的短榻上養神！

不知什麼時候，眼前人影一閃，卻是劉素客的大女兒劉日英進來了，金蒲孤卻怔了一怔！

他雖然閉著眼睛，敏銳的觀察力還比睜開眼睛還要尖靈，那是他在天山學藝時所練的基本功夫！

可是劉日英是從那兒進來的？怎麼進來的？他居然一無所知，甚至於連一點感覺都沒有。

假如不是劉日英身藏奇技，就是劉素客在這間屋子中的佈置太神妙，兩者推測起來，後者居絕大的可能？

劉日英的臉上帶著一點羞色，也帶著一點憂色，她右手提著一個精美的食盒，左手卻提著一個有提柄的瓷桶。

在金蒲孤的目前半丈處站住，輕輕地招呼道：「金公子，用餐的時間快到了！」

金蒲孤淡淡地道：「有勞小姐了，令尊怎麼會給你做這種事呢？」

劉日英低著頭道：「家父心敬公子，深恐別人侍候公子不週，特地指定賤妾照公子起居！」

金蒲孤來了一呆道：「令尊要我在此地留兩年呢？」

劉日英點頭道：「是的！兩年中，兩年中飲食三餐俱由賤妾負責送來，這菜餚也是賤妾自己下廚做的！」

說著打開食盒，裡面是四色精緻的小菜，一碗湯，一盤白面的薄餅，香氣四溢，然後又是一小壺酒。她把一切都安放在桌子上，然後道：「賤妾雖不敢以易牙自居，然而對於刀砧之道頗有研究，相信公子還可以勉強下嚥！」

詞色溫順，金蒲孤滿心的不情願，卻也無法對她發作，祇得指著那壺酒道：「祇給一壺酒，令尊未免也太小氣了吧！」

劉日英輕輕地道：「此酒乃家父精心所釀，名曰『一壺酒』，不管一個人的酒量大小，飲此一壺，都可以有五六分酒意，為飲中最高之境界，再多便要爛醉如泥了！」

(六十五)

祇見他慢慢地把裝著各式各樣小菜的碟子排放在矮桌上。

「啊！真是太豐盛了。」

「都是些山間野味罷了，沒什麼。如果你事先打電話通知我，我就可以多準備一些比較精緻的東西招待你。」

「小姐，嘗嘗看吧！」

男孩端給智子一個琉璃色的酒杯。

「哎呀！我不能喝酒呀！」

「你不妨喝著，這是我特製的神酒，而且是用草藥浸泡而成的長生不老藥酒哦！」

「好吧！那我嘗嘗看。」

當智子的舌尖接觸到瓊拍色的液體時，不禁感到一種甘美。

「啊！叔叔，這酒很甜呢！」

「是啊！這是適合婦人喝的酒。音丸，再斟一杯！」

智子一邊看著被叫做音丸的男孩在小酒杯裡斟滿了酒，一邊問道：「叔叔，這裡沒有女人嗎？」

「這裡是道場，所以嚴禁女人在此出人。何況，有這些可愛的男孩待奉我就足夠了。」

「噢？嚴禁女人出人……這麼說我不可以來這裡嗎？」

「不，沒這回事，信徒是不分男女的。」

九十九龍馬使個眼色，男孩便恭恭敬敬地行禮告退，走出門外。

一旁的智子則輕輕用手絹在粉額處扇動著。

「這裡真是氣派，宛如宮殿一般豪華。」

智子的話一點也不誇張。

九十九龍馬這個建在青梅溪谷處的道場，規模雖小，卻採用了中古時期貴族建築的模式，以殿殿為中心，左、右、後三面出去各有三個庭院，庭院裡還有水池、釣殿和泉殿。

九十九龍馬建造這樣的道場，大概是想給信徒們莊嚴的感覺。

不過，也有可能是因為來這座道場的都是些沽名釣譽的政經界高層人士，而這些人之中又分成好幾派，為了避免他們互相碰到的尷尬場面，九十九龍馬也祇好四處建造獨立的建築物。

智子和九十九龍馬目前所在的位置是最後面的一間屋子，但智子大概連做夢也想不到，這裡竟是專門建給婦女使用的。

九十九龍馬將酒杯重疊起來放在一旁，笑著問：「對了，智子，找我有什麼事呢？」

「我有件事想請教叔叔。」

「哦？什麼事？」

「這個嘛……叔叔，我們先說好，不論我問什麼你都要老實告訴我！」

「哈哈！這麼謹慎哪！你真是人小鬼大，好，我答應你。不過，智子啊……」

「是！」

「我也要拜託作一件事。」

「哦？是什麼事呢？」

「你不論什麼事都要聽我的。怎麼樣？這樣的約定很少見吧！哈哈！」

看到九十九龍馬眼中瞬間閃爍出的淫猥目光，智子不禁打了個冷戰。

(一一一)

# 女

# 人

# 峰

● 橫溝正史

# 圈套

倪匡

他說到這裡，頓了一頓，又一字一停地道：「他們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。」

我知道那是基督教聖經上的句子，鐵天音又道：「眼睛明亮了，就是有了智能，也就是踏進了圈套。」

我緩緩點頭，一字一停地念：「絕望棄智，民利百倍。絕仁棄義，民復孝慈。絕巧棄盜利盜利，盜賊無有。」

鐵天音點頭，表示他明白我念的是老《子道德中經》中的中子的句子。

我道：「聖、智、仁、義、巧、利，全是人類有了智能之後的產物，也不是全人類個個都進了圈套的，至少李耳先生，就早看穿了那是一個圈套，可惜沒有人聽他的，或是入迷途太深，根本不知道他在說什麼。」

鐵天音大是感歎：「故絕望棄智，大盜乃止——莊週先生也明白，明白人類的行為非徹底在根本觀念上予以改變不可，但是，少數人的覺醒，畢竟敵不過精心布下的圈套，人人洶湧地向圈套中擠進去，各的圈套，利的圈套，權的圈套，智的圈套，進步文明的圈套，科學飛速發展的圈套——」

他略停了一停，我接了上去：「流芳百世的圈套，想君臨天下的圈套，唯我獨尊的圈套，無窮盡追求的圈套，大大小小，一個套一個，最後，人類就到了被毀滅的境地，機械人主宰了一切。」

鐵天音一攤手：「就是這樣。」

我吞了一口口水：「所以，陶格夫人臨死之前，才用手指了指自己的頭，她指的是腦，一切人類的智能，皆從腦部產生。」

鐵天音又重複了一句：「就是這樣。」

我受了他的感染，也在心中說，就是這樣：人類在有了智能之後的一切發展，都是早已安排好了的，人類互相殘殺，普通智能的人受到超級智能的人役使，完全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，而超級智能者一樣，他們的命運，也早受圈套所控制，看看人類歷史上的偉人智者，他們的行為，簡直愚蠢到無以復加的程度。

就是這樣，可以說全人類都不能避免，就算看出了這是個圈套的人，也不能避免。

想到這裡，我不禁苦笑。陶格的一家人知道了這一點，想告訴我這件事，我就算知道了，又有什麼用呢？

全人類進入了大圈套，如果是才開始，或許還有得救。而現在，人類文明已開始了六千年，要人類「絕望棄智，絕仁棄義，絕巧棄利」那是絕無可能之事！

就像是人墮進了浮沙之中。才開始或者還可以獲救。到如今，不但已經沒頂，而且還陷下去了幾千尺，怎麼還能脫身而出？

(八十三)



簫月紅高興地迎接丈夫。明知道丈夫來找她是為了另一個女人，看上的不過是她的大方和不嫉妒，她仍是很開心見到丈夫的到來。

霍非凡會來清心閣，就是因為他這個正妻明白進退的個性，她不會多話，也不多問，默默做好自己當妻子的本分，這分聰明深得他心，可惜他就是對她少了分濃郁的感情，不像凌靚兒。

想到她，霍非凡就皺眉。她真是他前世的冤家，這輩子出生來克制他的，明明知道她心中沒他，他仍是強要她；感情的事不能勉強，他卻偏偏要求她的真心，使得一向瀟灑的自己竟會為個禮物的小事對她發脾氣。他何時變得這麼小器了？

不知道她現在可好？沒有他在身邊，她會比較快樂嗎？有沒有一點點的想他呢？還是她會慶幸自己得到自由了？

天殺的，人不在身旁，身影卻無時無刻不往他腦裡鑽，他真拿凌靚兒沒辦法嗎？

「莊主，還在為九妹的事煩悶嗎？那讓我去和九妹談一談好了。」簫月紅見丈夫神色氣憤中帶著無奈，明白一定是想到凌靚兒了，為討丈夫歡心，她自告奮勇願意幫忙。

「不必了，我自己的事會自己解決。我累了，睡吧。」霍非凡淡淡地拒絕，他會自己解決這件事。

隔早清晨，霍非凡離開清心閣後，本想直接走出後但園，但腳卻不由自主走走如向如玉樓，渴望看看凌靚兒。

好吧，他不吵醒她，就看她一眼好了。霍非凡順從心中的期盼，輕著手腳走入房裡。

床帳放下，表示她還未醒。霍非凡靜靜走到床邊，伸手撩起了紗帳，入眼的情景卻讓他眉頭打結。凌靚兒縮在床上一角，整個人蜷成一團，棉被卻在遠遠的另一邊。怎麼不蓋被呢？霍非凡趕忙拉起被

子要為她蓋上，卻發覺她的臉色有異。

用手摸摸凌靚兒的額頭，觸手的滾燙讓他臉色沉下，沒有遲疑，他的怒吼聲震動了整個後園。

身子好熱、好難受！凌靚兒氣喘吁吁的，直想逃開這片火熱，而耳旁一直有個像是打雷般暴怒的聲音不斷響起，那聲音好熟悉；她還知道有隻厚實的大手在自己額上來回按摩著，讓她不那麼難過，會是他嗎？凌靚兒嘴角浮起笑容，沉入了黑色的夢境裡。

「莊主，九夫人正在發燒，再過不久就會恢復正常體溫了。因為發現的早，所以九夫人祇是輕微受涼，很快就能康復的，請莊主放心。」陳大夫在霍非凡凌厲的眼神下，小心翼翼地陪著笑臉說。

「祇是輕微受涼為何又發燒？」霍非凡不滿意陳大夫輕描淡寫的解釋。

「這是因為九夫人的體質較虛弱所致。不過九夫人發燒是來的快、退的也快，因此復元也會很快，明兒夫人就沒事了。」陳大夫拱手恭謹回答。沒見過莊主會為哪個夫人生病這般的擔心，看來這位九夫人很重要。

霍非凡明白不能將過錯全怪到大夫身上，但他在擔憂之下就沒法子擺出好臉色，就如同正站在一旁，神情惶恐不安的兩個丫環，她們正害怕會受到什麼樣的責罰。

(五十五)

# 非凡莊主可兒

# 聽月樓

作者：佚名

秀林想到此處，心中暢快，夢入陽台而去。這都不表。

單言次日起身，小姐在閨房收拾齊全，出來告別父母，帶了隨身兩個丫環環事，外邊早有轎伺候。抬進廳中，小姐上轎，後面是丫環兩乘小轎，家人柯榮、柯華跟隨轎後，一路直奔學士衙門而來。

不多時，到了宣府，將轎一直抬進內廳歇下，早有如媚、如鈞伺候小姐出轎。小姐輕移蓮步來到內堂，見了宣夫人，口稱：「姨母在上，愚侄女拜見。」宣夫人一把拉住道：「侄女少禮，一旁請坐。」寶珠道：「等姨丈進來拜壽。」夫人道：「你姨丈在前廳陪客，沒得工夫進來。且請坐了。」寶珠告坐。坐定，有丫環獻茶。如媚、如鈞上前叩見夫人。禮畢，寶珠道：「母親請姨母的安，並代姨丈道喜。」夫人口稱：「好說。」見寶珠生得花容月貌，舉止溫柔，言談穩重，暗想：「好一個女子！怪不得癡兒想他匹配。可恨柯老執見拒婚！今癡兒發誓，今生不得寶珠為妻決不再娶，豈不好笑！」一面肚內想著，一面回叫：「賢侄女，多謝你母親掛掛！你母親一向安否？」寶珠見問，由不住瑩瑩欲淚。因是姨丈誕辰，不好哭出來。祇附著宣夫人的耳，便將父親寵妾滅妻，母親氣成了病的話說了一遍。宣夫人聽了，連聲歎息。

早有僕婦擺了面碟，宣夫人陪著寶珠用過壽麵，進房勻面更衣，又坐著閒談一會兒，正又擺飯。飯畢，宣氏父子因外面拜壽客來的稀少，便進內堂歇息一會兒。寶珠見姨丈進來，忙命丫環鋪下紅氈，代姨丈拜壽。宣翁祇受了兩禮，一把拉住寶珠。倒是宣公子一見寶珠，由不得神魂蕩漾，祇站在一旁發癡。倒是宣翁叫聲：「吾兒過來與姨妹見禮。」宣公子一聽乃尊吩咐，魂方入竅，忙自前叫聲：「姨妹，愚兄這廂有禮。」寶珠也稱：「姨兄，愚妹這廂萬福。」兩下四目傳情，各自意會。

禮畢，大家坐定，宣翁道：「今承賢侄女前來拜壽，未免簡慢打點，欲留侄女稍住幾日談談，不卜意下何如？」寶珠道：「爹爹臨來時吩咐侄女，拜壽早去早回。」

宣翁哈哈大笑道：「你信這老腐話！我偏留你玩幾天，看他怎奈我何！」公子也巴不得留住何小姐。倒是宣夫人道：「侄女今日好好前來拜壽，不要屈留，免得回去受氣。」宣翁道：「柯兒現在廳上，待我出去向他當面言明，留住侄女，他也不好意思回我。」說著，同公子出了內堂，仍到廳上，向直夫說留住侄女頑幾日去。

(十四)

**神機妙算張太乙**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圖解 經驗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 (陰宅、陽宅) 風水可補運

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 (人生地圖)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